

影子里的我

宋伯胜

清明节到了，思念的影子也跟着，除了祭祖，给妈的新坟是一定要多烧点纸钱、多送点供品的。妈这一辈子只心疼二个地方：一是屋场，二是墓地。这两处一头系生，一头系死，是传说里的风水。

这是妈的第一个清明节，也是她到阴间的第一个节日，民间有亡灵和生者团圆之说。过了清明，阴气下降，阳气上升，亡灵转世投胎，或猫狗蝴蝶任人猜测，断了先前的血脉亲情。若是思念，只能托梦相见。

眼看芳草满地绿树成荫，青山绿水间的新坟像刚结壳的伤口，没好几天又掰一下，搅得心里隐隐作痛。大山深处不时传来刀刀鸟的叫声。

侄儿男女、外甥女婿该来的都来了，整个新坟披红戴绿像刚刚落成的新屋。对于这一幕我相信妈是满意的。人生在世，聚少散多。亲戚是走亲的，所谓缘份，无非是重叠相处的日子，妈在缘份在，妈走了亲戚自然生分许多。来年的今天，妈的坟前是否还有这番光景？

清明多雨水，这天也不例外。冷暖空气在低空中交汇，刚露头的阳光像没有温度的光影转眼即逝，湿润的土地催生草尖上的露珠，用手一碰，便滑落。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角也潮湿了。

二

过了清明，缘份已尽。本以为妈的影子不会出现，可接连几个晚上，妈和我捉迷藏，等我醒来，她又走了。

那个年代也很古怪，没有自由，没有选择，一切都是靠运气。妈碰上爹生下我们，无非是男女之间的一种偶合，有房屋有炊具，便有所谓的家庭。妈嫁给爹，17岁生下大姐。尔后，每隔两年生一个，一直生了12年，要不是计划生育，妈可能一直还要生下去。80年代初搞结扎运动，好多人怕挨这一刀，吓得鸡飞狗跳。妈不怕，她横下一条心，扎断两根茎。她说，娃生伤脑，结扎是解脱，女人不是生娃的工具。娃娃多，负担也重，吃饭是个大问题，一窝孩子像嗷嗷待哺的雏鸟，张着比脑壳还要大的嘴巴，哪有好日子过？别人做姑娘，妈做婆娘，一枝花变成豆腐渣。

在我的记忆里，妈是醒着睡觉的。人静时，她坐在油灯下缝缝补补，天亮时，她背着背篓进进出出。别看妈个子小，做事毫不含糊，那年月靠工分吃饭，为同工同酬，她拼命往男人堆里挤，犁田、插秧、割草、砍柴，样样都是行家里手。至于洗衣、做饭、挑水、喂猪等都是小把戏，从不占用阳工。工分是妈的命。别人把生娃看成鬼门关，而妈却说：没那么玄乎，跟挤枇杷籽差不多。我们兄妹6人，有好几个是在山坡上、田坎上出生的，连小名都叫土豆菜花什么的。

有能力不代表妈有地位。在农村，婆媳关系是最难相处的，媳妇熬成婆婆相当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处都是雪山草地。好多女人陷进这块沼泽地，搭上性命。要么上吊，要么跳河。祖母是个厉害人，裹着小脚，杵着拐杖，说话放毒像甲胺磷。见妈头两胎是陪嫁货，经常发无名火：有本事生个带把的，我把你当祖宗供起来。妈指望父亲帮腔，父亲除了干苦力，三棒打不出一个闷屁。妈自认倒霉，只好娃带娃，娃帮娃。

说实话，妈不恨祖母恨农村。妈说祖母也是作孽人，死时还张着嘴巴，饿死的。妈说农村死门路，像没有目标的人赶夜路没有归宿；妈说撮箕大个峪，簸箕大个天，只有跳出农村不当农民，才会有出息；妈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棍棒底下出好人。妈说，成了我们最初的幼学启蒙和评判标准。多年后，除二姐外，我们几姊妹都奔出了农村，脱掉草鞋穿上了皮鞋，要么当老板，要么做生意，我还当上了芝麻官，村里人好不羡慕。

三

按理，妈后半生是要享福的，可她没有这个命。

爹去世后，妈不到城里住，也不愿去二姐家。

说是守着老屋，过几天清净的日子。

老家山连山洞连洞，夹在龙爪一样的山峪里，取名洞湾。因为穷，年轻人都打工去了，剩几个留守老人平时很少串门，只有猫、狗与妈相伴。

妈的晚运不好与我有关。我总是用钱衡量妈

的幸福，以忙忽视妈的孤独。在不经意间扮演伪角色。

我不知道妈是什么时候杵是拐杖的。前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悄悄地给妈塞了2000块钱，我的虚荣等待妈的夸奖，哪知妈两手一摆 不要哒，不要哒，连新桥场上都走不去了。这时我才发现，妈的椅子旁边斜靠着一根倒勾的树根拐杖。

我不知道妈是什么时候得病的。记得每次周末，妈像树桩一样坐山岗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峡口。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线，看到我们回来，老脸便乐得像一朵秋天绽放的菊花。那次我们回家，妈像一条壁虎趴在露天塔里，因时间太久，烘干的地面印着妈的剪影。事后问妈是怎么回事？妈说她遇到迷鬼子了。其实，她是怕我们担心。

我不知道妈是什么时候死的。妈死时我在外地出差，其他姊妹也不在身边，等我们赶回老家，妈的尸体已摆在灵堂里，是邻居把她从二姐家抬回来的。依妈的脾气她是不愿去二姐家的。八十有六，儿孙满园，何必要死在女儿家里，不是养得有儿防老吗？

五十多岁的人失去妈是正常的，但打着忙的幌子忽视妈的孤独，忽视妈的病情，忽视妈的死亡，还要装出一幅孝顺的样子就不可饶恕了。

四

妈的死是有兆头的，她的疼痛由一个点扩大到整个面，碰哪哪痛，没有准确的方位，而我们误认为是老人撒娇。从医院出来，医生说恐怕时日不多，在家静养。妈看起来好好的，我不信。大家都忙，便把妈送到了二姐家里照顾着。

俗话说 人背时鬼推磨，黄鼠狼就在鸡窝里坐。几乎同时弟弟家里出了大问题：侄儿网上赌博欠债百万离家出走，弟弟夫妇俩因心急癌细胞发作，一个动手术，一个到晚期。大家都围着小家转，哪里顾得上身体看起来变化不大的妈？我们以怕妈担心为借口，也剥夺了她对儿女家事的知情权。可怜的妈，在二姐家只住22天就走了，死时没有一个孩子守在身边。

妈与二姐是刀刀鬼，大多数时候容不得。

妈烦二姐是因为二姐不嫁人，三十多岁孤身一人，是妈的一块心病。二姐烦妈，说妈不心疼

人。二姐小时候在火坑边玩耍，一不小心跌入火坑，本能驱使她用手支撑，烧伤的右手指与手掌黏在一起，从此，二姐一年四季握着拳头，只有大拇指和食指能自由活动。童年无忌，为玩游戏，二姐的手型跟手枪相似，整天咔嘣、咔嘣的，同伴们戏称 神枪手。

二姐的手型随年龄增长成为阴影，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苦恼。她怪妈恨妈，说妈不如后妈，她说她的残疾是妈一手造成的，凡事与妈对着干。妈叫她好好读书，她不听；叫她好好学艺，也不依。妈叫她嫁人，她便吹胡子瞪眼睛：管你什么事，尼姑不是人当的？！

四十岁那年，二姐嫁给了邻村的一个老头，对这门婚事，二姐是不满意的，是妈逼的。妈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好歹是个人，认命吧。

二姐膝下无子，加之童年阴影，心疼妈那是假的。我们把妈送到她家，无非是等待妈的死亡，谁叫妈是我们的负担呢？

五

我披麻戴孝，很体面地把妈送上了山。这种仪式，在农村很隆重。围鼓、锁呐、鞭炮、洋号。村里人都说妈晚运走得。好不好，我心里明白。妈都已经走了，她得到了什么？

清明已过，转眼就是半年。关于祭祖的杂念耿耿于怀。孝道于我是个伪命题，或许，人们都是因为孝得不够，才倡导孝。人性的两面性，两张皮使伪孝掩体不易识破，如厚葬薄养、节日或祭日追思等，这种打着伪孝招牌弥补自己过失甚至标榜自己的行为，何以进入大爱无言的殿堂？假若把孝敬父母与养育儿女摆在一起，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天下的子女，大多没跳出只唯下，不唯上 的怪圈。

好几个晚上，妈又陪伴在我的身旁，等我醒来她又不见了。妈的影子就像落日黄昏，光线越弱，斜影越长。而今，我也是夕阳西下之人，妈的影子也是我的影子。但愿后人们孝行当下，不要等老人死了跟影子过不去。

延安行

曹淑仙

多少回在梦中追寻，
多少次在脑海憧憬，
越千山万水，
披一路风尘，
心儿，按不住怦怦跳动，
热血，总在不停地沸腾。
啊，延安

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今天
终于见到了您。

带着三湘的问候，
带着四水的深情，
踏着先烈的足迹，
朝着北斗明星。
黎明，请早一点到来，
车轮，请快一点飞奔
啊，延安
我日夜想念的红色摇篮，
今天
终于走进了您。

望一眼宝塔山的灯，
心中顿觉十分明。
饮一口延河的水，
骨里倍感格外亲。
喝一碗南瓜小米汤，
点点滴滴含深情。
啊，延安
在这流光溢彩的夜晚，
我要将您紧紧拥抱。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我要把您深深亲吻。

从历史博物馆到知青展览馆
从延安窑洞到梁家河村；
从枣园、清凉山，
到王家坪、杨家岭；
从开国领袖毛泽东，
到党的核心习近平；
从星火燎原，
到圆梦复兴
一步步丈量，
一件件聆听，
一回回感动，
一次次振奋！

轻轻抚摸一孔孔旧窑洞，
就像膜拜一座座丰碑，
细细端详一幅幅老照片，
就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
穿过时空的隧道，
打开记忆的闸门。
此时此刻，
我仿佛听到抗战将士的声声怒吼，
奔腾战马的阵阵嘶鸣，
延安乡亲殷切的嘱托，
响彻大地的东方红歌声。
我仿佛看到宝塔山猎猎的红旗，
南泥湾大生产的场景；
延安文艺的百花齐放，
陕北的秧歌锣鼓迎亲人。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中国站起来的强音。
民族复兴、中国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这是中国强起来的号令。
啊，延安
你是东方睡狮觉醒的起点，
你是中国龙腾飞的缩影。
昔日黄土高原，满目苍凉
今朝绿水青山，蓝天白云；
昔日昏暗窑洞，刀砍火种，
今日高楼林立，美丽新村。
让我再一次牢记你，
永放光辉的延安精神，
让我再一次感谢你，
可亲可敬的延安人民。
让我再一次祝福你，
母亲般奉献的红色土地。
愿你更加美丽富强，
永远繁荣昌盛！

晨望天门山

(外三首)

罗睿

天一放亮，梯田
驮着沉重的作物
开始赶路
晨雾被它摔进谷底

把梯田赶上山巅的
是那位早起的农夫

苦竹寨

驾一叶扁舟
于起皱的水面上作画
直到把奇山
画进秀水的倒影里晃荡

直到把自己画成画中人

武陵源

有多少人得道
就有多少石头在此隐居

云雾缓缓升腾
仿佛石头们吐出的仙气

宝峰湖

山一直美着
我的湖心正荡漾

请不要闪躲

一艘表白
正向你驶来



母子情 苗青 摄

有梦想，就一定要捍卫它

张宏宇

他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溜进了一艘商船，企图随船出海，去寻找月球，可是当他上船后，没多久便被船员发现，把他送回了家里。无法到外面的世界寻找梦想，他只能躺在床上在幻想中旅行，他会把他的各种离奇的想法记在纸条上，直到他毕业，他集满了三大箱子的纸条。

1847年，男孩被父亲送到巴黎学习法律，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法官，但男孩无心学习法律，他还喜欢沉浸在科幻的梦想里，他开始写小说，在父亲的眼里，男孩已经到了无法救药的地步，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于是父亲便断绝了对男孩的经济援助。

男孩开始写他的梦想，那三大箱子纸条上的文字成了他最大的财富。他只能靠写作维持生计，但写作是吃不饱饭的，写出来的文章根本

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偶尔发表一篇，拿到的稿酬也非常低廉。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很苦，没有朋友的帮助，也没有经济来源，但他依然捍卫着自己的梦想，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花费在了图书馆，写了很多的书，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书，他一气之下把书稿投入了火中，燃烧的火焰烧了他的书稿，但并没有烧掉他的梦想。

有梦想，就一定要捍卫他，他卖掉了所有可以卖掉的东西，换来稿纸，他没有地方可以创作，便在图书馆里写作，他穷得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但他依然坚持创作，活在他的梦幻里，用梦想充实着自我。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只要勇敢地向前走，向着梦想走，迎接各种困难和各项挑战，便会充满机遇、也充满惊

喜。一次次失败后，男孩终于接到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他书稿的通知函。

梦想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捍卫梦想，需要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坚持。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于是男孩加倍努力，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科幻小说经典的作品：《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和《海底两万里》等等，他一生写了六十多部大大小小的科幻小说，他就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

那些始终执著捍卫梦想的人，只要你坚守自己的梦想不动摇，就会有实现它的那一天。相信梦想的力量，期待意想不到的奇迹的发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捍卫梦想，持之以恒地努力和坚忍不拔地奋斗，有一天，你终会梦成真。